

朱 伟 编

中国先锋小说

中国先锋小说

朱 伟 编

花城出版社

中国先锋小说

朱 伟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1插页 237,000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2,0册

ISBN 7-5360-0725-6/I·660

定价:5.30元

序

朱 伟

中国先锋小说是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经历特殊的解冻，冰块与冰块在奔泻中互相撞击后的产物。中国的八十年代，八面来风，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当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从大洋彼岸铺天盖地、令人头晕目眩地奔涌而来的时候，中国一批年轻的小说家从被文明与历史抛弃的巨大失落感中猛烈醒悟到一种历史的责任。于是，在这样一个亮闪闪的时空交汇点上，那样一些具备了逃亡素质的灵魂，才在崭新的文化背景与传统的核心文化结构的冲突之中，带着自尊、失落与恐惧，带着长期积聚的心理负荷与中国人富有耐性的意志，在初春的寒风中，开始了追赶世界文学潮头的蹒跚而又庄严的起步。

这是一次缺少文化积累，缺少哲学背景，缺少宣言与组织的起步。世界文学潮流历时性金光灿灿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共时结构形态的诱惑，使起步一开始就笼罩上一片选择的阴影。中国先锋小说的实验者们并不伪饰自己起步时的盲目摹仿与迫不及待地对时髦的追随。对于他们来说，最初至高无

上的信念只有一个，这就是冲决藩篱的那么一种反叛的勇气。他们要倒毁被强奸过的历史意识，救赎那个被虚伪的语言榨干了生命的个体；他们要蹂躏那种以媚俗为目标脱离艺术本质的社会行为，清除为简单的存在而架构的苍白单调的价值体系；他们要让小说回到作为汉语叙述的小说本身，使它重新获得一种已被剥夺了的历史对象。于是，他们宁肯在缺少心理组织的背景上，结结巴巴地登场。

中国先锋小说萌芽于八十年代初期，爆发于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先锋小说，基本是一种较为肤浅的情感的反叛。这是在感受到无力与失控以后爆发的那种拼死要在无孔不入的荒诞面前维护个人自主权的惊人的勇气。那时，他们还不懂得文本中形式的意义，他们匆忙寻求的还仅是个体生命在本文中的存在。他们面对的是相当长时间个体缺失的窘迫状态与价值的虚空状态，他们面对的是相当长时间被狭隘的社会和功能意义凝固在那里没有灵魂的僵硬的小说躯壳。在一九八五年打着先锋旗帜走在前面的，是一批充满个体激情的突破者。尽管他们的血管里只有骚动的情绪与夸张的激情，这些都不属于艺术，但他们毕竟把自己朝气蓬勃的生命律动注进了几十年被简单化观念化模式化了的文本，使中国小说苍白的外壳里开始涌动起新鲜、真实、滚烫的血液。这种情感的反叛，我们宁肯把它看作是整个庄严的革命乐章中一段气势磅礴的序曲。或者说，是一次价值可贵的过渡。

当这种骚动的情绪渐渐冷却之后，中国先锋小说才真正开始在自己的框架里自觉地剔除虚设的意义核心带来的阴影。这时候，那些走在队伍前面的小说家才开始意识到：建立在社会言语上的文学语言永远摆脱不掉描述的性质。他们

挖掘个人感觉，搜寻灵魂和周围世界的秘密，寻求非时间性的个人本质表现，力图在物质多样性中重新寻找精神的同一性。他们极端地运用夸张、变形，通过胡涂乱抹来强化色彩的效果，力图突破社会言语对创作生命的笼罩与控制，以持得创造空间里可能运作的自由。这是中国先锋小说在一轰而起的喧闹沉淀以后的转折期。在这转折期，中国先锋小说曾一度在图像的迷宫间徘徊。在交叉的小径路口，探索者们从徘徊中忽然领略到了形式的意味。这意味着：小说并非是要交流已有事件的一种良好的愿望，而是一种把语言当作一个特殊世界去探究的实在行为。

于是经过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先锋小说才同借用的外壳告别，开始真正营构自己的形式空间。他们开始突出自己的个性创造特点，割裂与心理的、社会的、功能意义的世界的联系；他们通过对阅读的颠覆和对母本的破坏，通过对现实的假设，把客体、空间与人们彼此间的交流循环组织妄想的逻辑。他们开始构筑各自直观、实体的世界，探究作为词语组合的基本形态；他们开始把故事看作故事中产生的故事，把想像描述成自己想像的想像，在汉语的特殊语言组合关系中寻找那种适合于表达的节律，通过这种节律来组织直观世界的秩序，组织外部与内部调节的和谐。

短短几年，中国先锋小说合着背景的节律，留下了一连串很了不起的脚印。

中国先锋小说丰富了单调的故事观念。它们突破了因果链与线形思维，用断裂、分解，再拼贴、粘合的方式，破坏狭隘的动机。它们撕裂故事外在的逻辑性似真性原则，剥去了附在故事上的种种颜料和种种多余环节，用强调虚拟的

变幻莫测效果，来突出故事的内部精神。它们通过压缩与移置，把意义、存在等确定性引向无穷变换的不确定性中，又通过固置与转移，使变得复杂的故事因素在网络形循环中造成悬念的互相开放与嫁接，使意义在旋转中形成较为丰富的播散。

中国先锋小说通过对伪饰的政治玩偶的焚毁，用自己的生命律动重构了真实的生命个体的存在；并通过自我指涉及个体与对象间的循环，把个体看作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结构原则的产物；在复杂的结构形式中描绘主体与客体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通过时空移动，表现主体对自然本能、现实感受、历史意识与文化结构的多层次把握。中国先锋小说嘲弄了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僵硬的对对应关系，甚至也嘲弄了人道主义浅陋的幻想。它们在更为深刻的语言的权力意愿的阴影下，通过对生命本体与欲望弥漫性冲突的深入反映，把人的本质真实均匀地融合到一个内涵符码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使人和背景在语码体系中得到了更鲜明的确定。

中国先锋小说通过对时间、空间的交错倒置，打破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通过模糊的边缘，把不同质地的块与块、面与面按主体要求重新给予安排；既让它们互相交接互相撞击，又让它们通过互相对立互相解释自身。它们通过清晰、流畅、明物与象征、变异、夸张的对立与融汇，通过故事、场面、细节的相悖组织，通过结构物间的平衡，来体现开放性结构的张力。它们通过能指物与现实的悬置，通过表意链的裂解与意义的延宕，通过精神分裂的涌流来破坏规整结构的整一状态，通过结构的循环式来完成绵延，又通过这种绵延的交流与转换，重新确定了结构物在时间流中的位置。

中国先锋小说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视角的束缚，践踏了明晰性、极端性、密度很大的社会性叙述，在语言的显义层面与隐义层面的对立中，用多叙述角度丰富叙述。它们或把一组意象集中为一种单一的叙述，或把一个对象的意义深入置换叠压，力图利用本土独特的机智，使用独特的汉语运用，在幻想与符号秩序的关系中，建立交流的话语主体。它们通过能指与所指间的滑动与互相缠绕，通过语词的传递与隐喻的互译，通过语境的酿造与情态的生成，企图使汉语重新确立崭新的作为表现的意义，在语符语流涌动中，通过言语的缝隙，使主体蕴涵增殖。

中国先锋小说通过叙事话语对真实历史非语言本质的印证，通过记忆的显影、意象的加工，和玄妙的能指的游动，企图在语言的熵流运动中体现深层的本土文化背景。他们要通过主体秩序的确立来寻找被赋予了东方哲学的形式，并通过这形式内部的物象关系，通过东方神秘主义对它的浸染，来完成一个充满机智充满禅悟的境界的构成。它们在破坏那种公式化的逻辑秩序的同时，通过自在的精神逻辑的编码又在创立着一种新的秩序。它们打碎了我们面前一面镜子的镜像，又在创造许多面新的不再经过净化的镜子，让我们从各个视角，都可以更真实地窥见自己与宇宙之间的象征。

这就是中国先锋小说。它们身上凝固着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罗布-格里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种种大师们抛洒的五彩斑斓的色彩，但在互本文的印痕中又分明闪烁着我们这个本土大陆的历史与时代的极鲜明的印记。中国先锋小说家们，他们并不自卑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表达困难的汉语语种。他们并不认为目前还存在一种仅属于

一个角落一种色彩烙印的文化，他们只想全身心地融汇在世界文学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在这洪流中追求自身的和谐。他们的口号，是让汉语文学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学走向汉语。

当然，特殊的文化背景也导致了我国先锋小说的窘迫困境。一边是藕断丝连的巨大的传统，一边是应接不暇地涌来的外来文化。我国先锋小说一方面企图导引种族文化，一方面又自然地与之疏离与对抗；一方面决心同大众趣味保持批判的间距，一方面又面临与知识分子读者与消费市场的严重脱节，无法真正摆脱沉重的背景对它所制定的局限。我国先锋小说从它一开始生成的那一天起，其实就被挤压在一条极崎岖的夹缝之中。

也许，正是在这夹缝中的努力，才显示出那种悲壮的可贵。在熹微的晨光之中，那么一些不甘于把生命凝固在恒定不变的时间里的，把艺术当成至高无上目标的痴迷们，企图在短短几年走遍人家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太急迫，急匆匆地日夜兼程，急匆匆地不断推翻一套又一套文本模式，焦躁地从一种形态跃向另一种形态，一批人刚出现，又很快被另一批人所替代。他们的脚步摇摇晃晃，还带着沉重的浊音，他们长长的瘦瘦的影子投射在世界文明的天幕上。也许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是鱼龙混杂，极少数真先锋与极大多数假先锋混杂在一起；也许他们除了操作上的实验过程，在参照系的标尺上并没有产生多少本质的价值，但先锋文学的价值本来就不在于它的成熟，而在于它不顾一切地在阻力中不断地向前反叛，永远往三角形的尖端突进的勇气。

目 录

序	1
余 华	
世事如烟	1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51
格 非	
青黄	103
蚌壳	127
背景	153
苏 童	
妻妾成群	187
死无葬身之地	243
叶兆言	
枣树的故事	266
后记	342

世 事 如 烟

第 一 节

1

窗外滴着春天最初的眼泪，7卧床不起已经几日了。他是在儿子五岁生日时病倒的，起先尚能走着去看中医，此后就只能由妻子搀扶，再此后便终日卧床。眼看着7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作为妻子的心中出现了一张像白纸一样的脸，和五根像白色粉笔一样的手指。算命先生的形象座落在几条贯穿起来后出现的街道的一隅，在那充满阴影的屋子里，算命先生的头发散发着绿色的荧荧之光。在这一刻里，她第一次感到应该将丈夫从那几个精神饱满的中医手中取回，然后去交给苍白的算命先生。她望着窗玻璃上呈爆炸状流动的水珠，水珠的形态令她感到窗玻璃正在四分五裂。这不吉的景物似乎是在暗示着7的命运结局。所以儿子站在窗下的头颅在她眼中恍若一片乌云。

在病倒的那天晚上，7清晰地听到了隔壁4的梦语，4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她的梦语如一阵阵从江面上吹过的风。随着7病情的日趋严重，4的梦语也日趋强烈起来。因此黑夜降临后4的梦语，使7的内心感到十分温暖。然而六十多岁的3却使7躁动不安。7一病不起以后，无眠之夜来临了。他在聆听4如风吹皱水面般梦语的同时，他无法拒绝3与她孙儿同床共卧的古怪之声。3的孙儿已是一个十七岁的粗壮男子了，可依旧与他祖母同床。他可以想像出祖孙二人在床上的睡态，那便是他和妻子的睡态。这个想像来源于那一系列的古怪之声。

有一只鸟在雨的远处飞来，7听到了鸟的鸣叫。鸟鸣使7感到十分空洞。然后鸟又飞走了。一条湿漉漉的街道出现在7虚幻的目光里，恍若五岁的儿子留在袖管上一道亮晶晶的鼻涕痕迹。一个瞎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清秀的脸上有着点点雀斑。他知道很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所以他的沉默是异常丰富的。算命先生的儿子在这条街上走过，他像一根竹竿一样走过了瞎子的身旁。一个灰衣女人的身影局部地出现在某一扇玻璃窗上，司机驾驶着一辆蓝颜色的卡车从那里急驰而过，溅起的泥浆扑向那扇玻璃窗和里面的灰衣女人。6迈着跳蚤似的脚步出现在一个胡同口，他赶着一群少女就像赶着一群鸭子。2嘴里叼着烟走来，他不小心滑了一下，但是没有摔倒。一个少女死了，她的尸体躺在泥土之上。一个少女疯了，她的身体变得飘忽了。算命先生始终坐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好像所有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条狭窄的江在烟雾里流淌着潺潺的声音，岸边的一株桃树正在盛开着鲜艳的粉红色。7坐在一条小舟之中，在江面上像一

片枯叶似的漂浮，他听到江水里有弦乐之声。

这时候 7 的妻子听到接生婆和 4 的父亲的对话，对话中间有着滴滴答答的水声。她转过身来注视着 7，发现他的两只眼睛如同灌满泥浆，没有一丝光泽。然而他的两只耳朵却精神抖擞地耸在那里，她看到 7 的耳朵十分隐蔽地跳动着。

怕是鬼魂附身了。接生婆说。

我也这么担心。4 的父亲对女儿的梦语表现得忧心忡忡。

去找找算命先生吧。接生婆建议。

2

司机在这天早晨醒来时十分疲倦，这种疲倦使他感到浑身潮湿。深夜在他枕边产生的那个梦，现在笼罩着他的情绪。他躺在床上听着母亲和 4 的父亲的对话，他们的声音往来于雨中，所以在司机听来那声音拖着一串串滴滴答答的响声。他们是在谈论着算命先生，已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为何长寿。算命先生的五个子女已经死去四个，子女的早歿，做父母的必将长寿。他们的对话使司机觉得心里有一块泥土。司机眼前仿佛出现了算命先生第五个儿子的形象，那个五十多岁仍然独身的瘦长男子，心事重重地走在街道上。他拖着一条像是竹竿一样的影子。母亲走进屋来了，她走到儿子卧室的门口，朝他看了一下。作为接生婆的母亲有时也能释梦。但司机并没有立即将这个梦告诉她。他是在起床以后，而且又吃了早餐，然后才郑重其事地将梦向母亲叙述。

那时候母亲十分安详地坐在远离窗户的一把椅子上，因此她的身上没有那类夸张的光亮。儿子向她走来时，她脸上出现了会意的微笑。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她这样说。

我梦见了一个灰衣女人。司机开始了他的叙述。我那时正将卡车驰到一条盘山公路上，我看到了那个灰衣女人，她没有躲让，我也没有刹车，然后卡车就从她身上过去了。

接生婆感到这个梦过于复杂，她告诉儿子：

如果你梦见了狗，我会告诉你要失财了；如果你梦见了火，我会告诉你要进财了；如果你梦见了棺材，我会告诉你要升官了。

但是这个梦使接生婆感到为难，因为在这个梦里缺乏她所需要的那种有明确暗示的景与物。尽管她再三希望儿子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可是司机告诉她除了他已经说过的，别的什么也没有。所以接生婆只好坦率地承认自己无力破译此梦。但她还是明显地感到了这个梦里有一种先兆。她对儿子说：

去问问算命先生吧。

3

司机随母亲走出了家门，两把黑伞在雨中舒展开来。瘦小的母亲走在前面，使儿子心里涌上一股怜悯之意。这时候4出现在门口，她似乎已经知道自己每晚梦语不止，而且还知道这梦语给院中所有人家都笼罩上了什么，所以她脸上的

神色与她那黑色长裤一样阴沉，然而她却背着一只鲜艳的红色书包。司机觉得她异常美丽。但是3的孙儿的眼光破坏了司机对她的注视，尽管司机知道他的目光并不意味着什么，可是司机无法忍受他的目光对自己的搜查。司机想起了他与他祖母那一层神秘的关系。司机的目光从4脸上匆忙移开以后，又从7的窗户上飘过，他隐约看到7的妻子坐在床沿上的一团黑影。然后司机走到了院外。他听到4在身后的脚步声，在那清脆的声音里，司机感到走在前面的母亲的脚步就显得迟钝了。

瞎子坐在那条湿漉漉的街道上，绵绵阴雨使他和那条街道一样湿漉漉。二十多年前，他被遗弃在一个名叫半路的地方，二十多年后，他坐在了这里。就在近旁有一所中学，瞎子坐到这里来是因为能够听到那些女中学生动人的声音，她们的声音使他感到心中有一股泉水在流淌。瞎子住在城南的一所养老院里，他和一个傻子一个酒鬼住在一起，酒鬼将年轻时的放荡经历全部告诉了瞎子，他告诉他手触摸在女人肌肤上的感觉，就像手放在面粉上的感觉一样。后来瞎子就坐到这里来了。但起先瞎子并不是每日都来这里，只是有一日他听到了4的声音以后，他才日日坐到了这里。那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有好几个女学生的声音从他身旁经过，他在那里第一次听到4的声音。4只是十分平常地说了一句很短的话，但是她的声音却像一股风一样吹入了瞎子的内心，那声音像水果一样甘美，向瞎子飘来时仿佛滴下了几颗水珠。4的突出的声音在瞎子的心上留下了一道很难消失的疤痕。瞎子便日日坐到这里来了，瞎子每次听到4的声音时都将颤抖不已。可是最近一些日子瞎子不再听到4的声音了。

司机和接生婆从他身旁经过时，他听到了雨鞋踩进水中水珠四溅的声音，根据雨鞋的声响，他准确地判断出他们走去的方向。可是紧接着从他身旁走过时，他却并不知道在这个人的嗓子里有着他日夜期待的声音。

司机是第一次来到算命先生的住所，他收起雨伞，像母亲那样搁在地上。然后他们通过长长的走道，走入了算命先生的小屋。首先进入司机视线的是五只凶狠的公鸡，然后司机看到了一个灰衣女人的背影。那女人现在站起来并且转身朝他走来，这使司机不由一怔。灰衣女人迅速地从他身旁经过，深夜的那个梦此刻清晰地再现了。他奇怪母亲竟然对刚才这一幕毫不在意。他听到母亲将那个梦告诉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并不立即作出回答，他向接生婆要了司机的生辰八字，经过一番喃喃低语后，算命先生告诉接生婆：

你儿子现在一只脚还在生处，另一只脚却踩进死里了。

司机听到母亲问：

怎样才能抽出那只脚？

无法抽回了。算命先生回答。但是可以防止另一只脚也踩进死里。

算命先生说：在路上凡遇上身穿灰衣的女人，都要立刻将卡车停下来。

司机看到母亲的右手插入了口袋，然后取出一元钱递了过去，放在算命先生的手里。他看到算命先生的手像是肌肉皮肤消失以后剩下的白骨。

司机梦境中的灰衣女人，在算命先生住所出现的两日后再次出现。

那时候司机驾驶着蓝颜色的卡车在盘山公路上，是临近黄昏的时候。他通过敞开的车窗玻璃，居高临下地看着这座小城。小城如同一堆破碎的砖瓦堆在那里。

灰衣女人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她沿着公路往下走去，山上的风使她的衣服改变了原有的形状。

因为阴天的缘故，司机没有一下子辨认出她身上衣服的颜色。虽然很远他就发现了她，但是那件衣服仿佛是藏青色的，所以他没有引起警惕。直到卡车接近灰衣女人时，司机才蓦然醒悟，当他踩住刹车时，卡车已经越过了灰衣女人。

然而当司机跳下卡车时，灰衣女人从卡车的右侧飘然出现，司机感到一切都没有发生。同时他一眼认出眼前这个灰衣女人，正是两日前在算命先生处所遇到的。尽管风将她的头发吹得很乱，但却没有吹散她脸上阴沉的神色，她朝司机迎面走来，使司机感到自己似乎正置身于算命先生的小屋之中。

司机伸出双手拦住她，他告诉她，他愿意出二十元钱买下她身上的灰色上衣。

司机的举动使她感到奇怪，所以她怔怔地看了他很久。然而当司机递过来二十元钱时，她还是脱下了最多只值五元的灰色上衣。灰衣女人脱下上衣以后，里面一件黑色的毛衣